



邱毅

晚上8点多,我正所里值班,突然一个圆滚滚的“动物”亮着两颗宝石一般明亮的双眼出现在派出所门口的监控画面里。

肥猫寻主记

“那是猫吧?”我指着屏幕对身旁的严教说道。“应该……是吧……不过这也太肥了吧。”严教似乎也不太确定,“走出去瞅瞅。”于是小海看着值班室,我跟严教来到了所门口。十来米开外,就见这个“肉团”趴在地上,见人到来也不怕,扭着屁股走了两圈,又躺下了。走近一看,果然是猫,看它毛色溜光水滑的,肯定平时有人悉心照顾的。“这身肉,这颜值,肯定不是流浪猫。”严教笑道。

我们家门口偶尔也能看到流浪猫,大都是瘦骨嶙峋,见人就跑,十分胆小,像这样不怕人的又被养得溜光水滑的猫,不用说,八成是走失的。“咋了,找不到主人,跑派出所报案来啦?”我蹲下来撸了一把这只肉滚滚的肥猫,笑道,肥猫似乎能听懂似的,躺在地上张着四只爪子朝我“喵”

了一声。既然肥猫主动上派出所“宣告”走失找主人,那我们一定努力,不能辜负它这份信任!我抱着肥猫回到所里,几人商量着怎么给它寻主。

“警民事务厅试试。”小海道。为了方便群众,我们与辖区职工群众建立了微信群,平时如果大家遇到一些困难或疑问,可以在群内直接发消息,由于人数较多,信息共享比较及时,很多简单的物品丢失,寻求帮助,问题咨询之类的事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响应,给群众带来了诸多方便。

于是小海在“网上警民事务厅”发了这只肥猫的照片,并询问:各位老师,谁知道这只猫咪是谁家的,跑我们所里来了。不一会,群里一名矿上工人回道:这好像是赵某某的,我看他抱出来过,我来问问。很快,这名工人又回道:我问过了,就是他的,昨天他们没锁好猫自己跑出去了,这两天一直在找,都以为找不到了,他现在不在单位,说是明

天去派出所认领,麻烦警察同志代为看管一下。好了,既然找到主人了,心里就踏实了,于是我们在备勤室给它安排了临时“住宿”,由小海照顾一晚,对于这个差事,小海貌似很喜欢,抱着猫开心得不行。

第二天,姓赵的小伙来所里认领自己的肥猫。不过肥猫经过这一夜似乎跟我们几个也混熟了,对于主人的到来多少有些不以为意,象征性地喵了声算是打了个招呼就又躺在地上打滚了。

小赵这次还加急做了个锦旗带来了,连声向我们表示感谢,看着他满脸宠物失而复得的喜悦,我们也高兴地收下了锦旗。“这次可是肥猫自己上门‘报案’我们才能找到你,如果是你来报案,估计就不好找了,以后可得当心了。”我笑道,大伙听完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新毕派出所)

漫画/高岳

故乡的情感地标

贺小菁

从重庆主城区驱车三百多公里前往云阳会经过彭溪河大桥,桥上路灯从傍晚亮至清晨,路过它时,往往意味着行程即将接近终点,离家只剩那熟悉而沉重的几公里距离。在每次回老家时路过它,情绪会很快松弛下来,将城市生活的紧张、焦虑和压力抛诸脑后。

彭溪河又名小江,是长江重庆段的一条支流,干流流经开州和云阳,也会流经我的中学,顺着河流进入云开路高阳镇地界,彭溪河就蜿蜒在高阳中学附近。记忆突然被唤醒,2007年开始,我在这里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学校下课铃声响起,稚嫩面孔从校门走出,午饭时划学生齐刷刷冲向食堂……一切都恍如昨日。人们常说,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总是从它的标志性建筑开始,这些地标建筑铭刻着人们和城市的过去,也是人们情感的寄托。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每个人也有承载自己情感的心理地标,它们长年累月地驻守在某一个位置,构成生活圈的背景。

2019年清明节,带着想回老屋看看的期待,我和父亲一起回去扫墓,但是因为行程缘故没有达成愿望,就和父亲说起这个话题,问起老屋旁边的水塘和竹林现在还在吗?他回答说:“你是多久没有去过那里了,早就复垦了。”我不止一次地想去看看那里如今的模样,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回去变得很难了,我也逐渐意识到告别才是人生常态,和家人、和老屋、和学校、和过去的岁月……

外婆家在巫溪与云阳交界的一个乡镇,从云阳沙沱向北盘山而上,最顶峰处是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高高的山和弯弯的路构成我对去外婆家的记忆,因为晕车厉害,小时候不喜欢去外婆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每到过年母亲就会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和弟弟去外婆家。外婆做菜的手艺经年稳定不变,分寸尺度拿捏得恰如其分,端到面前,永远是熟悉的味道和热气腾腾的温暖。离开她家时,永远都是包袱鼓鼓,装着几天都吃不完的白水煮蛋和厚厚的红包。

或许,家乡的地标是董老四的一碗面,酱色油汤上漂着火红的辣椒;或许,是双中沿街租书小店的一段音乐旋律,书店老板两口子是一对特别的人,男的蓄长发,女的有文身,每次去租书时都会看到俩人捧着厚厚的小说,店里永远都播放风靡一时的港台流行金曲,经过这里的时候,会和老板不谋而合地哼出同一段旋律;或许,是看见烟囱上冒出的袅袅炊烟,让外出归来的旅人觉得亲切;有时,是和某个摊贩习惯性攀谈,乡音分外亲切。又或许,是高铁取代了曾经发达的船务,曾经的售票大厅已经变成了酒吧,云阳港几个字依旧鲜红,可船身早已锈迹斑斑。

我常想,人钟爱一种生活,或是一座城市,并非是喜欢这生活的肆意或城市的喧嚣,其实是爱上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依恋那些微观的地标,那些熟悉而安心的处所、朋友、味道……而最根本的,是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因缘际会,那些从偶遇日积月累进化而成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那些流转于心与心之间的真诚和温情。

这几年,家乡已经迅速发展,早已变了模样,在悄无声息中,许多承载了记忆的地标就这样消失彻底断了我们回望过去的凭恃。就在我以为再也找寻不到我熟悉的地方时,惠居楼、董老四竟然还在,曾经小小的门店已经改弦更张,但那熟悉的味道一点没变,那是家乡独特的地标。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打搅团

刘卫国

人生多一份爱好,工作、生活就多一份乐趣,我好下厨。打搅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想起来也挺有韵味。

刚当新民警,分配到西安铁路公安处武功车站派出所,报到的第二天,派出所指导员张茂通让我们两个新民警帮厨。厨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关中道人,做得一手陕菜,他说中午打搅团。

搅团,因通过搅打使玉米面粉成凝固体而得名,又因其易消化、不耐饥,被秦人称之为“哄上坡”,是关中东道一种乡土气息浓郁的饮食,现在城镇中也有售搅团的小吃摊点。

半晌午的时候,我和厨子一同到菜市场买了几把青菜、芫荽、蒜苗,回来摘干净洗了切了,在锅里放些菜籽油,烧到冒烟,这时候,把切好的青菜——刺啦一声全部倒进锅里,放些盐、调料面,刺啦刺啦几把火就把吃搅团的菜做好了。

据厨子讲,早先制作搅团的原料是荞麦面粉,因荞麦产量低,种植少,再加上改革开放前关中道农村多食玉米面,便开始琢磨粗粮细作,用玉米面打搅团。

打搅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端出一个盆,舀上几勺玉米面,用水搅开,等锅里的水烧开了,一边把和好的面水往锅里倒,一边用擀面杖在锅里搅,逆时针四十九下,顺时针四十九下,盖上锅盖焖一会儿,一锅搅团就好了。另一种方法是用玉米面粉直接打:一锅水热腾腾地烧开,一个手往锅里一点一点均匀地撒玉米面粉,另一只手用擀面杖不停地搅,边撒边搅,要搅得十分均匀、光洁、细腻,直到搅成了稠糊状。搅动时,要始终顺一个方向,不可来回搅,否则会发涩。搅熟后,舀入器皿中凝固成团。

如果想吃漏鱼,在搅团打好没出锅前先晾盆开水,将打好的搅团通过蒸馍篦子的小孔让它漏到凉水盆里,漏的时候篦子不停地晃,漏下去就是大蝌蚪状了。

挖上几勺干面辣子放入碗中,拿出大铁勺在锅底下的火上烧上一勺菜油,烧到油面没有了泡沫,泼在干面辣子上,搅上几下,油泼辣子好了。把事先准备好的芹菜浆水,在小锅烧开,汤也就好了。

开饭时间到了,民警们都围在桌前,给自己碗里先舀上半碗浆水汤,夹几筷子炒好的青菜,放上泼好的油泼辣子,直到红色辣油遮盖了汤面,这时候揭开锅,用大勺子每人碗里舀上一两勺玉米面搅团。一碗“水围城(搅团的另一种叫法)”看了就让人垂涎欲滴,但心急吃不了热搅团。要从碗边开始,用筷子夹一块,在汤水里搅动一下,连着炒好的青菜汤里的浆水菜一起进口下肚。

一会儿,肚子感觉胀胀的,脸上已经是大汗淋漓,吃完一碗热的,再来一碗晾好的凉搅团!好惬意啊!

对了,最好吃的还是打完搅团最后留在大铁锅里的玉米面锅巴了。

即使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有时在周末我也会给人家打搅搅团。

打搅团的体会,难就难在“搅”,手腕没有一股韧劲是不行的,正如工作,没有持之以恒的态度是干不好的,又诸如破案,一鼓作气,案子肯定会拿下来。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

最亮眼是荷花黄
最清新是荷风爽
最诱人足稻菽香
最开心是鱼满塘
最动听是牧笛鸣
最如意是牛羊壮
最欣喜是粮满仓
家乡香在我心上
一幅丹青闪亮我梦乡
游子一收接一接
年年丰收收
家乡香在我心上
一曲歌舞牵动我情肠
笑容如花绽放在
家家喜洋洋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锄

杨金坤

我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肯定不善于用锄,否则他种在南山下的豆子一定不会“草盛豆苗稀”。

据《释名》记载:“锄,助也,去秽助苗也。”《说文解字》说:“立耨所用也。”可见锄的作用主要用于田间锄草。

生于农村,长在农家的我,对锄十分熟悉。这种用磨得锃亮的小三角形或小梯形铁板,连接上一个曲线玲珑的颈部,再配上细圆纤长的木柄,就是锄,它是田间锄草的利器。

锄看似简单,用起来却很有技巧,“前腿弓,后腿蹬;左手压,右手拉。”这是锄地的动作要领。一个善于用锄的人,那锄就像长了眼一样,在一垄垄庄稼中,前盼后顾,上下翻飞,左钩右抹,不但能将该锄去的次苗和杂草剔除干净,还能使留下来的壮苗,好苗毫发无损。

锄草要在中午锄,只有这样锄掉的草才容易晒死。天上日头毒,地下暑气蒸,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十分辛苦。因此,李绅在《悯农》中写下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

花开

孙培用

我记事起,母亲就爱养花,一有时间,就侍弄院子里的玫瑰花、牵牛花、串儿红,室内的吊兰、菊花、君子兰、月季等等。母亲说,花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需要细心、精心呵护。不管多忙,母亲也忘不了定期浇水、施肥、除草、捉虫,她会根据节气、时令,调整浇水的频率,控制室内的温度,一点也不含糊。

母亲说,人养花,人在寻找对的花;养得好,是花找到对的人。村里的婶子大娘们都讲:母亲的花养得好,母亲养的花不仅好看,而且干净。也是我们在家习惯了,外来人一进我家,都说家里的花儿清香扑鼻。好看,美观,就赏心悦目,就有了美感,有艺术性。不过,乡下人不这么说,只说好看。

我那时受母亲的影响,经常趴在炕头看母亲花盆里的花,有时趴在墙头看院子里的花。

四月,明明头一天晚上月季花还打着花骨朵,可第二天清晨,我再看时,窗下那盆月季已经开出一朵红色的花朵了。鲜艳的花瓣簇拥在一起,形成一个大而美丽的花朵,嫩黄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间。我问母亲:“啥时候开的?咋儿我盯了一下午呢!”母亲笑着,告诉我,那是夜里开放的。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晚,我过几分钟就看一下还没绽放的花骨朵。我说:“妈,我要等着开花。”可不长时间,眼睛就不听我的了,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没多久就睡着了……

蹲在母亲身边,看母亲侍弄那些花,精心修剪,把健壮芽的上部剪断,以



刘大庆 摄

家乡香在心上

黎耀成

最亮眼是荷花黄
最清新是荷风爽
最诱人足稻菽香
最开心是鱼满塘
最动听是牧笛鸣
最如意是牛羊壮
最欣喜是粮满仓
家乡香在我心上
一幅丹青闪亮我梦乡
游子一收接一接
年年丰收收
家乡香在我心上
一曲歌舞牵动我情肠
笑容如花绽放在
家家喜洋洋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锄是勤劳的象征。在我的故乡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人不锄地,地里长出草后,人们便围着地转一圈,边转边喊:“草苗旺地发瘟!”野草便都死了,地也哑了起来。后来,人们嫌转圈累,便蹲在地头喊,蹲在地头喊,又嫌太阳晒,便蹲在树荫下喊。玉皇大帝知道后,非常生气,便差天神使用法力,人们再喊,草也不死了,地也不哑了。无奈,人们只得拿个长把大铲下地铲草松土,因为用力过猛,把铲脖子累弯了,便退着向后拉,大铲就慢慢地演化成了现在的锄。米勒的油画《扶锄的男子》描绘了用锄劳作的劳动者形象。在一片广袤荒芜的原野上,锄地的年轻人扶着锄头弯腰站在那里,他扶着锄头喘着粗气,疲惫得直不起腰来,可眺望远方的眼睛却流露出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来养育这伟大的民族,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来缔造这美丽的国家。”

祖父常说:“锄下有火。”雨后锄地,可以使地表的土壤疏松,暴露于空气的表面积增大,水分蒸发加快,相当于用火为庄稼烘干了地。祖父还说:“锄下有水。”干旱时,土壤里的水分从地下向地表蒸发,严重时,土地会干裂,水分蒸发更快、更深。此时锄地,可以防止土壤里的水分蒸发,起到保水的作用。我暗想,锄里也充满了辩证法。

苏轼曰:“有莠则锄。”《宋史·毕士安传》云:“锄一恶,长十善。”如此说来,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把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促新枝茁壮,早现花蕾,在阳光下,紧盯花朵,想从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和争奇斗艳的花朵中寻找花儿开放刹那的隐秘。我曾对母亲说过,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那时母亲抚着我的头,说,儿子,你用错了!花开的声音怎么能听到呢?

可我觉得,花开,不只是能看见。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或清晨,或小雨后,应着乡间鸟鸣歌唱,伴着蜂飞蝶舞,花在微风轻抚下,轻轻地舞蹈,奏着柔和的曲子,它的生命徐徐绽放……像露珠儿在草叶上调皮地欢唱,像燕子轻轻滑过小雨后的荷塘,像太阳爬上山冈那辉煌灿烂的轻唱,倏忽间,就绽放了。

那是一次柔曼无动于衷远远不够在耳膜上显现的迅忽的闪耀啊!那是从大自然深处涌动的天籁。

为什么我们现在听不到花开的声音?我们逐渐在成长并成熟,得益于能够面对纷繁喧嚣的世界而独立,习惯于喧嚣浮华琐碎繁杂灯红酒绿的生活。蒙尘双眼早已蒙尘,两耳灌满喧嚣,匆匆步履间,花开蜂蝶已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

城市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少见到鸟儿绕树飞花几遍山坡泉水叮咚作响,无法想象挥汗如雨的农人,无法感觉水稻玉米高粱大豆怎样芳香地从土地上送到我们的面前,嘴里,温暖饥饿的胃肠、灵魂。

我们无法改变时光流逝,四季变迁,但是,可以改变生活的内涵,可以改变心境,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控制世界,但是,可以掌握自己,掌握心情,掌握希望。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清明寄思
又一年清明时节,我站在窗前,窗外的街道,夜灯低迷,白日翘首摇曳着身姿的绿树,已然沉沉睡去。幻夜似纱,微风细缕,吹梦无踪。

一辆电动车疾驰而过,依稀能辨出一个戴着头盔的中年男子,想必也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顶梁柱,心中盼着已经熟睡的儿女,操劳家事的妻子,颐养天年的父母。

可20年前,一个同样的角色,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却停在了归途中,停在了生命的终点。警营和家庭,多么近的距离,近得触手可及,近得融为一体;却又那么远,远得无可奈何,远得令人心碎。

回到座位上,我翻开笔记本,读到一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脑海中忽有画面闪过:卡口边,一辆货车潜于黑暗,瞄准、加速、冲撞,火光瞬间点燃了黑夜,蓄谋已久的报复带走了正气凛然的灵魂。许久,尘土平息,警灯仍在黑夜中闪烁。惊醒,我轻抿一口淡茶,水杯中升腾的热气萦绕在眼前,模糊了视线。前方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弓着腰,仍在忙碌。“前辈,还不休息?”恍惚间我听到了答复:“没事儿,我再忙一会儿”。热气消散,空荡荡的椅子,怅然若失的心。

屋内的灯光暗淡下来,窗外深邃的黑暗虎视眈眈,意欲渗透。忽然一阵明亮闪烁的红蓝光亮由远及近,直至光芒笼罩整片区域,外出巡逻的警车归来,黑暗瞬间被驱散。逝者长已矣,而英烈精神如年年之春风,穿透了岁月时空,雕刻成我们心底不灭的印记。不屈魂魄垂万古,光辉警史映长空。同披藏蓝,何其有幸!英魂长归去,而国家今日之气象,足以告慰英灵。公安战士们矢志报国,铁骨铮铮,气贯长虹。丹心碧血换春至,巍巍丰碑铸功名。赤诚之心,青山为鉴!整理好思绪,我轻轻关上大门窗,生怕惊扰先辈们深沉恬静的梦乡。屋外,灯光耀眼,群星璀璨。

(作者单位:江苏省响水县公安局老舍派出所)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诗清明辛丑年春於海拉爾城白文良書
书法作者 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白文良